

意趣盎然的月饼文化

马晓炜

月饼，又称胡饼、宫饼、月团等，自古以来就是中秋节不可或缺的美食。它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承载着中国人深厚的情感与记忆，成为团圆与美满的象征。在漫长的历史赓续中，月饼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为中秋增添了一抹隽永的韵味。

月饼的起源可追溯至殷商时期。为纪念太师闻仲，当时出现了一种边薄心厚的“太师饼”，被后世视为月饼的“始祖”，闻仲也因此被尊为糕点业的祖师。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芝麻、胡桃等物产，“太师饼”由此演变出以果仁为馅的“胡饼”。到了唐代，月饼逐渐成为中秋节的节令食品；至宋代，中秋食月饼的风俗日益盛行。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志余》中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这时的月饼已被赋予“团圆”的寓意，成为人们馈赠亲友、传递情意的载体。清代杨光辅在《淞南乐府》中写道：“淞南好，时物荐秋香。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糖霜。新谷渐登场。”诗句将中秋时节品饼庆丰收的满足与欢愉，描绘得跃然纸上。

关于月饼，民间还流传着许

多动人的传说。元末时期，朱元璋欲起义反元，却苦于消息难以传递，便把写有起义消息的纸条藏入饼中，派人送到各地义军首领手中，起义终获成功。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将月饼作为节庆礼物赏赐臣子，中秋食月饼的习俗从此广泛流传。

历代文人对月饼亦是情有独钟。唐代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中，写下“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的佳句，既描述了月饼的制作工艺与香气，也展现了当时月饼深受喜爱的程度与独特美味。宋代苏轼在《留别廉守》中写：“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怡。”诗句虽未提“月饼”二字，却将其形色滋味刻画得恰到好处。清代袁景澜在《咏月饼》中写道：“形殊寒具制，名从食单核。巧出饼师心，貌得婵娟月。传入厨光夺锦，蒸釜气流液。揉搓细面尘，点缀胭脂痕。威里相馈遗，节物不容忽。”诗人从制作工艺写到节俗寓意，字里行间尽显物荐秋香。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糖霜。新谷渐登场。”诗句将中秋时节品饼庆丰收的满足与欢愉，描绘得跃然纸上。

与典雅诗词相映成趣的，是那些活泼生动的民间谚语。“八月十五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

既点明时令，又勾起味蕾的期盼；“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折射出月饼在传统礼仪中的特殊角色（作为拜月供品）；“宁舍一月粮，不舍中秋圆”，更见人们对中秋团圆时刻的深切看重；“八月中秋寄月饼，九月重阳妹送鞋”，流露出节庆里亲人互赠的绵长情意。而“月饼好吃各有所爱，五仁豆沙各有所好”“月饼甜，月亮圆，家家户户庆团圆”等谚语，既点出口味差异，更勾勒出一幅阖家团圆、温馨和美的中秋画卷。

中秋灯谜中，月饼也常是引人“入迷”的主题。诸如“圆圆像个月亮，里面甜又香，中秋它当家，团圆它为先”“才脱中秋月，又登佳节宴”等，皆是流传已久的经典。更有许多别出心裁的创作：“一轮明月落盘中，香甜可口情意浓”，以明月入盘喻其形，又传递团圆之情；“圆圆身子披金甲，中秋佳节上桌来，切开方知内心美，生在麦田里，死在模具里，活在蒸笼里，团圆宴席里”，道出从麦粒到团圆象征的完整旅程；而“月亮代表我的心，咬下一口见真情”，巧用现代歌词，平添几分俏



皮的亲切。这些灯谜质朴亲切、意趣盎然，为中秋佳节注入了无限乐趣。

月饼是一味食物，亦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符号。它寄托着中华儿女对亲人团聚的美好祝愿，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深切向往。千载滋味未改，一轮明月依旧，小小的月饼，始终映照着我们对家的眷恋、对国的深情，以及对文化根脉的世代相守。

肩上的毛巾擦着汗，高兴地应着：“好，好！你看看今年的玉米，长得漂亮不？”我讨好似的笑着说：“漂亮！当然漂亮！也不看是谁种的，能不漂亮吗？”

饭桌上，俺嫂子说：“爸，这是大创给您买的礼物，那个是小闯买的……”父母亲异口同声地打断：“都回来就好，啥礼物都不用买！你们平平安安回家，比啥礼物都强。”

“这个素菜我爱吃，给你尝尝这个猪肚，再给你夹个鸡腿！”我在大人桌和孩子桌之间来回穿梭。家人亲手做的食物，总让人觉得格外香甜——里面裹着亲人的疼爱，藏着团团圆圆的幸福味道。

窗外的月亮渐渐爬高，清辉洒在满院的玉米上，也洒在围坐的家人身上。碗里的菜馍馍还带着地锅的温度，孩子们的笑声裹着月饼的甜，父亲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满足，母亲的唠叨里藏着牵挂。原来所谓的“福”，从不是山珍海味的堆砌，也不是名利得失的计较，就是这样一家人围坐，灯火可亲，话里话外都是寻常的安稳——这团圆的烟火气，才是世间最踏实的幸福。



夜色渐渐浓稠如墨，桌上的菜撤下，换上了月饼和各色瓜果。姥姥还会煮上一壶莲心茶。“秋燥，莲心茶败火。”她总说：“苦茶配甜饼，日子才长远，喝喝就回甘了。”长大后我懂得，姥姥说的哪里是茶，分明是过日子道理！

吃月饼要先敬月。我们眼巴巴望着夜空，四下只有秋虫鸣叫，风也安静下来，仿佛万物都在等待。终于，天边透出一片清辉，月亮从小山坳里升起，缓缓爬上树梢，像一颗大大的夜明珠，泛着温润的光。它越升越高，悬在深蓝色的天幕上，光华洒满院落，清晰地映出姥姥家的院墙，婆娑的树影和我们一张张期待的脸。

“月姑娘（故乡称“月亮”为“月姑娘”），下来俺家吃月饼喽！”也不知谁先起的头，我们都站了起来，双手捧着月饼，朝着那轮圆月大声喊，喊够三声方才坐下，开开心心地吃起月饼。就着美食赏着月亮，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传说，也越发真切起来。

夜深了。我躺在院中的小床上不舍得睡去，眉心还点着那颗中秋当夜不能洗掉的“眉眉倩”。姥姥轻轻拍着我，唱起那首熟悉的歌谣：“月姑娘，明晃晃，开开心门洗衣裳。洗里白，浆里白，打扮晶晶上学堂……”

我望着天上圆满无缺的月亮，沉醉在懵懂不懂的幸福里，渐渐进入了比月饼更香甜比月亮更圆滑的梦乡。



月渐圆

王嘉慕

桂花的香气是突然闯进来的，像一声温柔的提醒。于是知道，秋深了。夜晚，发现月亮渐渐圆了，于是知道，中秋快到了。

雾气漫上来，将皖北小城的街道泡成一片柔软的模糊。西天那弯瘦月、东边那轮初阳，都成了宿舍外淡淡的影子，与楼背后的山和着，相映成趣。

那个傍晚，室友抱回一个方方的纸箱，封口处还沾着南方小城的水滴。“我妈寄的月饼。”她说着，眼睛弯成了月牙。几天前，她趴在阳台打电话，我们听见那头细细的念叨——果然，这念叨有了形状和重量。打开箱子，鲜花馅的甜香扑出来。我想，一同寄来的，还有更轻盈、也更沉重的东西。

师大刚开学的日子，时间走得慢。对家的想念，是暗地里生长的藤蔓。食堂的饭菜、夜晚熄灯后的卧谈，都会突然让这藤蔓紧一紧，缠得人心尖发暖。于是我们都盼着，盼着日历上那个被红圈标注的日期。中秋、国庆，任何一个名正言顺的节日，都不只是一个假期，更像一个允诺，允许我们理直气壮地回到那个被称为“故乡”的温暖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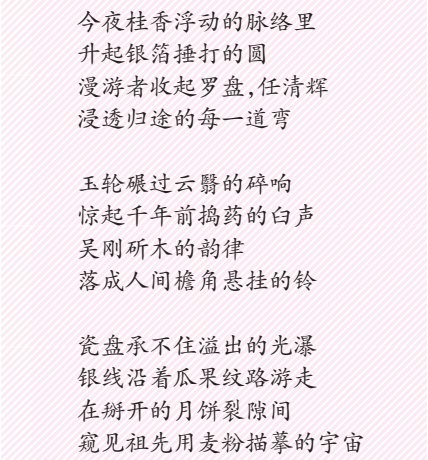
每一个临近的节日，都像夜航时望见的灯塔。我们划着生活的桨，向那片光亮靠近，心里清楚，岸上总有人正为我们亮着一盏灯。

此刻，我们分食着来自远方的甜蜜。那甜，稍稍抚平了心底因思念叠起的褶皱。桂香依旧一阵阵涌来，像无声的潮水，漫过每一个想家的夜晚。窗外，月渐圆。



中秋的月光曲

郑显发



今夜桂香浮动的脉络里
升起银箫捶打的圆
漫游者收起罗盘，任清辉
浸透归途的每一道弯

玉轮碾过云翳的碎响
惊起千年前捣药的白声
吴刚所木的韵律
落成人间檐角悬挂的铃

瓷盘承不住溢出的光泽
银线沿着瓜果纹路游走
在掰开的月饼裂隙间
窥见祖先用面粉描摹的宇宙

捣衣声沉入河床
雁阵衔走最后一粒砧杵
而光在针尖停留，牵引
漂泊者衣襟上未折的线头

潮汐在耳蜗内里涨落
蚌壳吐纳着亘古的叹息
我们围坐成环状星座
用方言温养渐冷的玉璧

直到露水凝成珍珠
坠入孩童攥紧的灯笼褶皱
直到嫦娥的水袖拂过
所有缺憾都泛起温柔弧度

此刻光在釉面流转
瓷胎里睡着侍醒的江河
每个望向明窗的游子
都成为月亮奔向大地的支流



月圆中秋

王绪谦

正是瓜果飘香时。“这棵石榴树结的果实真多呀！”两个背着行囊的小姑娘在我家门前的石榴树下驻足观赏，连连称赞。

“摘几个尝尝吧！”我一看是邻居家的婷婷、甜甜姐妹俩，便热情地走上前去，一边跟她们唠嗑，一边挑选几个又大又甜的石榴摘下来，装进她们的手提袋里。这两个小姐妹是在我的眼皮底下长大的，现在在外地务工。中秋节即将到来，姐妹俩专程回家看望爸妈，一进村，映入她们眼帘的就是我家果实累累的石榴树。姐妹俩带着石榴树下收获的甜蜜和欣喜，迈着欢快的步履往家里赶去。中秋到了，石榴熟了。它用甜蜜的味道滋润游子的心田，更给我带来了一份满满的收获感。

其实，像石榴一样，伴随着中秋节的脚步，玉米、花生、芝麻等农作物次第成熟。因此，中秋节不仅是万家团圆的日子，更是丰收季节的黄金节点。它呼唤身在异乡的游子回家与亲人团聚，呼唤他们回乡拥抱大地、拥抱丰收的果实。俺村的许多青壮年人都像候鸟一样，在家乡和异地之间奔波——他们平常在外地打拼，难得回家，好在中秋节给了他们回乡的充足理由。我的堂哥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在建筑工地搬砖，白天挥洒汗水，夜深人静时，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就会想家、想爹娘、想孩子，嘴里还会念叨着：“想家的时候不睡觉，爹娘仿佛就在我心头……”

中秋节到来前，堂哥归心似箭，带着给老人孩子装满礼物的大包小包，回到了情牵梦绕的故乡。那天，天空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像千丝万缕的乡愁。堂嫂带着两个孩子早早在校门口等候，傍晚时，终于等来了公交车。堂哥刚从车门探出身子，两个孩子就惊喜地飞奔过去：“爸爸回来了！”忙不迭扑进他的怀里。堂嫂端详着堂哥黝黑的脸庞，心疼地说：“累瘦了！”“我这身板结实着呢！”堂哥一挺胸脯，憨憨地笑了，堂嫂的眼眶却不由得湿润了。

中秋节是多么美好的字眼啊！它是团圆与幸福的代名词。

我家的儿女都在外工作生活。平日里，我和孩子们聚少离多，相聚成了一种奢望。子女们忙于工作，且路途遥远，回来一趟确实不容易，我是理解他们的。可他们总觉得对不起我，时不时寄些美食过来——这些礼物里，装着他们的孝心，也藏着我的一片深情。其实，我吃的、穿的、用的啥都不缺，但孩子们的礼物我还是照单收下，因为这样，他们心里才会踏实。

今年中秋节前夕，孩子们提前“报到”，选在国庆节放假第一天就回到我身边。一想到团圆时刻的幸福情景，暖流就忍不住涌上心头。儿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车带我去城里的商场挑选衣物，说我穿着不能太土气，得有时代感；大女儿做的饭菜，总那么美味可口、有滋有味；小女儿则先拿起我的体检报告单，仔细了解我的健康状况，她说：“老爸，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健健康康的，我们在外才安心。回到家能看着你的笑容，听听你的叮咛，感受父亲的味道、家的温馨，就够了。”

父母与子女的心从没有距离，中秋节的团圆，会让骨肉亲情在烟火中升华，在相聚里定格下最美的时刻。

中秋节，有太多月圆的故事，在这一天被人深深铭记。去年中秋，女儿早早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早点回家，家里的土公鸡贴馍已经出锅，正香喷喷地冒着热气。我忙完手里的活儿，心情愉悦地往家赶，路过一座田间石桥时，撞见一个神情呆滞、头发凌乱、衣着不整的女子——她坐在桥墩上，积水很深，那女子精神状态似乎不太稳定，要是长时间滞留在这里，不仅会把自己置于险境，万一落水，后果更不堪设想。更何况，今天是中秋节，她流落在外，家里人该多着急啊！

我生来心软，便想着帮她回家。我试着善意地接近她，询问她家在哪里，可她只是不停地搓手，一句话也不说。救助陷入了僵局。我掏出一只又大又红的苹果递给她，想靠这份暖心之举打消她的戒心，让她多些亲近感。没想到，她真的温顺了些，还从衣袋里摸出一张身份证——谢天谢地，这正是她本人的证件，上面的地址我熟悉，只是离这儿有十多公里。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她平安送回家，让她在中秋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回到家人身边。

我赶紧拨通女儿的电话说明情况，让她开车过来，我们父女俩一同送这位女子回家。女儿和她年龄相仿，一见面就喊“妹妹”，瞬间拉近了距离。在女儿的耐心劝说下，女子终于愿意上车了。当女子出现在她父母面前时，她妈妈一把搂住女儿，眼泪不住地流。

临走时，女孩的父母执意要送我两盒月饼，说想让我们父女俩和他们一起分享中秋团圆的幸福滋味。原来，用爱心帮别人圆一次团圆梦，自己也能收获一段中秋节最美的故事，让这个节日变得更有意义。

中秋承载的，是万家团圆的期盼，是金秋的累累硕果，更是世间最质朴的幸福与感动。

如果此刻你正与亲人团聚，我祝你平安喜乐；如果你暂与亲人天各一方，我想送你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时光似水，迢迢不停，年年中秋，今又中秋。

但凡过年过节，家里最忙碌的就数父母亲，从小到大都是如此。这不，一大早父亲就打电话过来：“你们啥时候回来？记得把孩子们都带来。”睡眠惺忪的我叹口气，晃了晃神，好像才彻底清醒过来。

孩子们的兴趣班、大人的节日值班，还有单位里出市需报备的规章制度，一一安排妥当后，我才松了口气。其实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何况是过团圆节呢！于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们和哥嫂一起，踏上了那条熟悉的小路。

中秋节虽没有过年时的鞭炮齐鸣，村子里却依然热闹非凡，一派祥和景象——只因正是五谷丰登的时节。才一进村，就遇上赶集回来的父亲，他从自己的电动三轮车里，把刚买的鸡、鱼、肉等都挪到我们车上，便急急忙忙去地里收庄稼了。

一进家门，满院子金黄的玉米与蓝天、农舍构成一幅“田园诗画”。母亲握着木铎给玉米翻身，看见我们全都回来了，眼里眉梢满是欢喜。孩子们一屁股坐在玉米堆上，像打雪仗似的，抓起玉米就往对方身上撒。母亲乐呵呵地

问：“都吃早饭了吗？锅屋里给你们留了菜馍馍、煮鸡蛋，还有你们爱吃的各种小菜。”孩子们只顾着疯玩，我跟母亲说：“孩子们来之前吃过早饭了，就我们俩还没顾不上吃。”母亲立刻催道：“那你们赶紧去吃！就知道你们忙，饭一直在锅里温着呢。”正如林清玄所说，好东西未必昂贵，平淡之物也自有滋味。喝着母亲凌晨就开始熬的杂粮稀饭，就着菜馍馍吃蒜泥鸡蛋、酒豆子、糖醋大蒜，再配一小碟香菜辣椒，和家人说说笑笑，顿觉人生如此，亦复何求。

每逢过节，母亲从早上起来系上围裙，一整天几乎都没离开过锅屋。父亲从六十岁起开始养生，不再吃大鱼大肉，可每到节日，他依旧会把猪蹄、猪肚、猪大肠、猪耳朵、牛蹄筋、牛肚、纯牛肉、羊肉、羊肚、羊肝肺、鸡、鸭、鱼等买个遍，还有各式各样的时令水果——简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买不到的，仿佛我们在外面根本吃不着这些似的。

中秋节吃月饼是必不可少有的。我们小时候，月饼都是母亲和奶奶、二奶奶一起和面、调馅做的，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团圆美满，直径从鸡蛋大小到碗口不等。如今市面上的月饼五花八门，莲蓉的、五仁的、豆沙的、蛋黄的、冰皮

故乡的中秋

梁晶晶

酥皮月饼香酥的奥秘在和面上，水面和油面得分开揉。和面是力气活，更是手艺活。姥姥说，和面讲究“三光”：面光、盆光、手光。她似乎总有着不完的劲，一双布满茧子的手沾着湿了的猪油和糖水的面粉，在粗瓷盆里用力揉搓，直到面团光滑透亮，盆壁不沾星点，手心也搓得干干净净，才算到位。

和好的水面揉成长条，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按扁，包上略小些的油面剂子，擀成长片再卷起，反复几次才能做成坯皮，再包上馅料压成月饼坯。为了让月饼更好看，姥姥还会用碗沿在坯皮上滚压出一圈花纹。

接着支起一口平底锅，烧上麦秸火，火舌舔着黢黑的锅底，烧得均匀的。当印着花纹的饼坯贴上温热的锅面，油香混着麦香和多重馅料的香甜丝丝缕缕钻出来，那藏在月饼里的节日灵魂，才算醒了。一同醒的，还有我肚子里的馋虫。待到月饼两面炕得酥黄，姥姥便用锅铲轻巧地一挑起锅，挪进簸箕里晾着。月饼稍凉些，最神圣的“点红”时刻到了。姥姥会端出一个小碗，里面是用“洋红”（乡下以前多用染料红鸡蛋）提前熬好的染料，红得热烈，艳得喜庆。只见她握起一根竹筷，蘸饱这吉祥的红，神色庄重地在每个月饼中央轻轻一点。那一点红

像颗朱砂痣，嵌在金黄油亮的月饼上，瞬间点亮了质朴无华的饼身，也点亮了满屋的喜气与期许。

筷子尖最后总会轻落在我眉心。“点个眉眉倩，保佑俺晶晶没病子，手沾着湿了的猪油和糖水的面粉，在粗瓷盆里用力揉搓，直到面团光滑透亮，盆壁不沾星点，手心也搓得干干净净，才算到位。

月饼彻底放凉后，姥姥拿出素黄的包装纸，平展展铺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圆月的月饼四个一摆，用细麻绳捆扎，上面贴一张红纸剪的小“福”字，既好看又吉祥。

进入八月，姥姥几乎日日都这样度过。做好的月饼大部分都送给了亲朋好友。姥姥说：“送月饼就是送团圆。月亮圆了，人心也要圆。”天上的月亮一天比一天圆，一天比一天亮。终于，中秋到了。

乡下过节，白日的热闹不过是前奏，真正的重头戏，总在暮色降临之后。

夕阳西下，给村庄镀上最后一层金边，我们便把八仙桌抬到院中。宴席主角是菜园子当年的收成：白糖番茄、盐花生、辣椒鸡蛋、油焖茄子，还有炖得香烂的老母鸡汤、红烧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家常菜，说着家常话，笑语欢声。这才是“团圆”最该有的模样。